

书写民族精神的凛然风骨

王树增

人们多叫我作家,我更喜欢的是有人说我是军旅作家,因为我首先是一名军人。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数十年来,我专注于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除了《天著春秋》(1901)(1911)等古代、近代史作品,我还写有“当代战争系列”,后者主要由4部作品构成:《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后记中,我曾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战争与和平是人类面临的两种主要生活形态,和平的景象保留在不少音乐、诗歌和绘画中,但翻开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令人感慨万千的文字很多都是在记述战争。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更新、断裂、再生和绵延。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场景以及历史变迁中各式各样的生命状态,鼓荡起我的写作激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战争之一。我一次次书写中国革命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是为了梳理战史,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所

展现出来的不屈的血性、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给我深深触动,他们也成为我书写战争历史的动因所在。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官兵,值得今天的我们铭记;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这支军队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记住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

百姓的亲骨肉,人民的子弟兵,这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称呼。写《解放战争》时,我采访最多的,是当年推着小车支前的民工。在沂蒙山的山风中,在中原村落的柳荫下,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们如今已白发苍苍,但说起当年,个个精神振奋,情深之处,眼含泪花。解放战争期间,后勤部就是百姓家。淮海战役数十万官兵吃的、穿的、用的,甚至包括裹尸布,都是贫苦百姓无偿奉献出来的。在通往前线的密如蛛网的小路上,运输物资的支前小车,犹如一道道细流,汇成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场上,我军投入兵力约60万,但支前民工竟达500万之众。翻遍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哪支军队能有如此强大的后勤支援?

书写革命战争史的过程中,我始终将革命英雄主义定义为创作的精神主调。没有英雄情结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没有英雄主义的心灵,是苍白的心灵。中国革命战争史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

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抗日战争》这部作品,是我的“当代战争系列”中篇幅最大,也是写作最为艰苦的一部。为了写好这部书,梳理档案、采访当事人、勘察战场和伏案写作,我整整用了15年。

一切付出都值得,因为抗日战争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人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历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相互配合,第一次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面对强敌,中

华民族终于坚定地、不惜一切地说了“不”字,这片国土上始终响彻“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不屈呐喊。

小时候,我的母亲会从房梁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一本很旧的家谱,认真地告诉我,我们家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母亲会这样做?道理很简单:知道自己“家谱”的人活得踏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也应该有一本精神图谱。拥有一部可歌可泣、凛然风骨的精神图谱的民族,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我们这些历史的书写者来说,所谓精神图谱,就是“文以载道”的“道”。我书写战争,书写历史,根本上是为当代中国而写,特别是为当代中国青年而写,的是为更好赓续我们民族的精神图谱。

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发展由两轮构成,一个是物质发展的轮子,一个是精神发展的轮子。这两个轮子不仅要同时存在,而且还要同步。但现在一些人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推独轮车,少了精神之轮的承载。在物质极大发展的时代,我们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不能精神上缺钙。我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高举着前辈们的信仰旗帜,秉承着前辈们的品格与风骨,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一定更加辉煌壮美。

静下心来 埋头写作

安武林

近些年来,常常有一些朋友咨询我:“儿童文学什么书好卖,写什么书容易畅销?”我说:“你好好写就是了,写好了自然会有读者。”朋友们不满意,觉得我有保留,于是又问:“听说动物小说很畅销?”现在又改成:“科幻小说很热门?”我听了后,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也生出一些感慨。

在当下的儿童文学界,似乎出现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迎合儿童,只要孩子喜欢就好,一味追求儿童趣味,美其名曰:儿童本位。但其实,往往是为了追求市场效果、作品大卖,并没有把儿童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严肃的、责任很大的精神追求。

没有个性的儿童文学,是没有创造力的。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意识,应该是在对儿童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所做的努力应该是引导、贴近,而不是迎合。美国作家怀特的《夏洛的网》深受世界儿童的喜爱,他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他不会弯腰和孩子说话,也不会刻意为孩子降低他的语言表达。换句话说,他不会在作品中逢迎孩子,也不会捏着鼻子学孩子说话。

作家曹文轩也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在文学大系统下,再谈儿童文学。我的理解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若想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本人需要深厚的文学素养。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脱离文学之外的独立王国。世界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文学素养都很深厚,如美国的怀特、英国的达尔、法国的埃梅、芬兰的扬松等等。一个没有深厚文学积淀的作家,很难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是极其重要的基础。

过分关注市场,过度关注畅销,容易让作家失去自我。所以,对于朋友的问题“动物小说是不是很畅销”,我的回答是:“并不是动物

小说都畅销,但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是有读者。”沈石溪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我几乎保存了他早期的所有作品。他个人的成长之路,文学创作之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创作儿童动物小说,几乎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他早期的动物小说,最少的一本印数仅有1000余册。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在市场上坐冷板凳很多年,但他没有放弃,一直在深耕他喜欢的领域、熟悉的领域,最终他的动物小说受到小读者们的喜爱。

好的儿童文学作者,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心静。作者保持着沉静恬静的创作状态,这是极好的。他们极少受外界干扰,能沉浸在自己的写作世界里。文字是不会骗人的,他们的追求、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倾向,以及他们奉献给孩子们的爱与关怀、爱与呵护,都是真诚而又炽热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

有的儿童文学作者敏于接受新观念、新科技、新潮流、新形式,但过度关注“变”的内容和题材,往往忽略了“不变”的东西,而这些不变的东西却是有价值和永恒的。如关于真善美的元素。在这一点上,金波先生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几十年的创作,起伏不大,变化不大,一直追求典雅的文风,创作追求精致,在文字中传递温暖与美好。其实,这也是这一代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他们具有一种创作的精神:工匠精神。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在一座座文字的作坊里劳作。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文字,他们的作品,都已成为鲜明的“品牌”。这是他们精心打磨出来的作品赢得的品牌。这样的精神,对于我们晚辈作家来说,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活的节奏快得让人目眩,让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静下心来,埋头写作,似乎有点苛刻。但是,一个真正想给儿童创作优秀作品的人,就得静下心来,自我修炼,埋头创作。其实,世界上的经典之作,都是这样孕育出来的。

荐读

青春的价值在于永远向前的勇气



《前行的青春》是一部充满爱和能量的作品:仇晓梅在镇汽车站捡到身患重病、被亲生父母遗弃的仇拾,出于善良,她将其带入校园一边求学,一边打工。而宿舍其他女生对小孩的顽皮很排斥,并由此引发种种矛盾;经济上的困窘迫使她在学业和养育孩子间艰难平衡,不得不在饭店推销酒水来养育仇拾。而后仇晓梅不幸染病离世,更是将命运的悲剧性推向高潮。曾高飞是个内心善良和充满悲悯情怀的人,他不忍直面苦难,而是通过爱与责任的书写赋予这部小说超越性意义。

倡导人与人工智能协作共赢



南开大学教授周平等著的《创造力与人工智能》坚持在技术推进与人文关照之间寻找平衡,提出“人类与人工智能将迈向协作共赢”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不仅缓解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伦理焦虑,也为构建人与智能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前沿研究同样关注人类如何在社会文化实践中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该书中的一项研究证明了人类与人工智能间协作共赢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静享书香

本报记者 魏静 摄

书评

书写故乡的风情和肌理

古耜

矗立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以特有的山川形胜、人杰地灵,滋养了作家朱法元的血肉之躯,同时也培育了他的情感之维和精神之源,进而成为其生命中历久弥新、无法释怀的一种情结。在岁月的长旅中,作者不曾弱化对故乡的那份思念与牵挂,反而随着视野的开阔和阅历的丰富,他愈发意识到家山的真髓与乡愁的重量。于是,一种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内在冲动,促使他一次次精神返乡,陆续创作出版了几部关于幕阜山脉的作品。他的散文集《山居图》将以往的追求推进到一个愈发深广亦更见幽微的境地,从而使“幕阜叙事”有了整体性甚至集大成的意味。

幕阜山脉绵延160公里,有着奇崛秀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作者首先聚焦作为幕阜山之一隅的黄龙山,以写实的手法,讲述了老吉一家

及其亲朋好友,包括一些有为青年,为改变山乡面貌和自身生存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接下来,作者将笔触向时光的纵深处延伸,其绵密、从容的叙事或在记忆中打捞往事,或自史料里搜寻逸闻,从而将幕阜山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一系列形象和事迹推向前台:黄庭坚的先祖黄贍曾经担任这里的县令,卸任后在这里安家落户,弘扬儒家文化;活跃于民间的“春林班”“余家班”,竭诚为山民表演宁河戏,一纸“永年”合同由清代被沿用到现代,把国人看重的“诚信”二字诠释得掷地有声;还有山里人“迎客三旦”的待客之道;宁可少赚钱也要“对得起良心”的生意经;劳动妇女独立、勤勉的生活态度;“蓝豹抢险队”自愿、公益和不愿艰险的助人精神……所有这些,构成幕阜山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精神文化承传,同时也展现了这种承传的历史沿

革与时代新变,从而完成有关幕阜山的深层解读。

在悉心发掘幕阜山内在精神的同时,对于其可以直观的风姿地貌,《山居图》亦进行了巧妙点染和生动勾勒。作者善于激活风景自然。幕阜山间风光奇异、气象万千,这是自然的魅力。作者抓住不同时段各有特点的风物景观,或浓墨重彩,或移步换形,努力绘制百态千姿、形神俱在的大自然画卷。一时间,山石巍峨,淡水流瀑,月光浮动,万籁合鸣,整座大山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辽阔的空间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这一方人身上又每每体现着这一方水土孕育的生活习俗与文化情趣。作者敏锐地抓住这种联系,关注融入山里人日常生活的“把酒”“讲古”“茶味”“戏韵”“压茶盘”,以及“月下讲摆”“荷塘说藕”等一系列民俗性场景,借此由民俗

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强化幕阜山的韵味与个性。为家山立传,方言口语既是原生态,更是增色剂。作者将方言口语有选择但又很自然地融入人物语言乃至叙述语言,从而丰富了作品自身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作者对家乡的热爱是深切的。不过,这样一些肯定性的情感并没有导致作家观察生活的单向度和判断事物的绝对化,他在热情赞许故乡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同时,客观严肃地指出这一进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他在“美丽”中体悟到的并非浅层的“愁绪”,而是一种深沉之“忧”。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谱系中,“忧”是以仁爱之心观照世间生命姿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伦理的审美转化。这种因挚爱而生的忧思,彰显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命脉的守护意识与对精神家园的建构情怀。